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二十三回 簾捲西風一詩夜課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

話說彤雲閣中秋一會，數日後，紫滄借偷園也還了席。光陰迅速，早是九月了。此時秋心院菊花盛開，秋痕正擬邀大家一敘。

一日，劍秋起個絕早，找著小岑，向秋心院來。恰好大門開著，兩人就悄悄走進月亮門。祇覺得一陣陣菊花的香，撲入鼻孔。當下繡幕沉沉，綺窗寂寂。一個小丫鬟在院裏，背著臉掃那落葉；一個大丫鬟靠著西窗外欄杆邊，換花瓶水。也不瞧見他兩人。直至跟前，這兩個丫鬟纔嚇一跳，見是熟人，都笑道：「來得恁早？爺和娘還沒醒哩，西屋坐吧。」

劍秋進了西屋，就打著東邊板壁道：「驚好夢門外花郎。」小岑跟著笑道：「你祇合帶月披星，休妒他停眠整宿。」那小丫鬟早溜入北屋，告訴去了。祇聽得癡珠輕輕的喚秋痕道：「小岑、劍秋來了。」秋痕驚醒道：「有甚麼時候了？」丫鬟道：「早得很，太陽還沒落地哩。」劍秋道：「太陽沒落地，就不准人來麼？」癡珠裏面答道：「你們坐，我就起來。」

一會，癡珠兩手揉著眼，身上披著長的薄棉襖，跟著鞋，自東屋走出，說道：「昨日你兩個在一塊麼？怎的這般早就出門？」小岑道：「他為著荷生十五的局，我們三個都沒還席，晚夕約了大家，要借這屋裏，做個東道哩。」癡珠一面洗漱，一面說道：「好極，祇是今日怕來不及。」劍秋道：「叫廚房隨便預備吧。」

祇見炕邊的鏡推開，秋痕笑吟吟的說道：「你們倒會打算，三個合攏一席，還是隨便預備，羞人不羞人呢。」小岑道：「我們興之所至，要今日就今日吧。」秋痕祇得喚跛腳，傳話廚房去了。

劍秋瞧著秋痕雲鬟亂挽，星眼初醒，黛色凝春，粉香浮污。便說道：「端詳可憎，好煞人無乾淨！」秋痕不好意思起來，隨說道：「好個學士，祇這幾句《西廂》。」小岑笑道：「人家好意思替你張羅，你偏要討個沒臉。」說得三人都笑了。秋痕就走入東屋妝掠，大家跟入。

小岑見靠南窗下擺一書案，便說道：「秋痕，你也學采秋讀起書來？」劍秋檢著案上的書，是一部《文選》、一部《玉溪生詩箋註》、一部《韻府群玉》、一冊《磚塔銘》、一冊原拓《禮泉銘》。

隨手展開一頁，卻夾一詩箋，上有詩二句，是：

郎恩葉薄難成夢，妾命花如不見春。

認得筆跡是秋痕的，便遞給小岑道：「你瞧，秋痕跟了癡珠不上兩個月，竟會做詩，可喜不可喜呢？」

小岑瞧過，說道：「風調殊佳，怎的祇兩句？是甚麼題？」癡珠道：「這是他《秋海棠》的詩，我夾了這兩句。他如今要我夜課一詩，也做有十幾首七絕，五六首七律。」

便向秋痕道：「你何不取來，給小岑、劍秋瞧？」秋痕道：「這會我纔學，總是不好，等好了再給他瞧。」小岑道：「就是不好，給我們瞧，又何妨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昨晚的題是《白雞冠花》，他有兩句還好，唸給你聽。」便唸道：

「窗前疑是談玄伴，啼月無聲夜色闌。」

小岑道：「好！」劍秋道：「有此心思，還怕他不好麼？」正往下說，荷生、采秋都來了，大家延入。

采秋瞧著書案，便笑向癡珠道：「我不想，你做了陳最良。」這會秋痕妝掠也完，采秋取出便面，要秋痕畫出幾枝墨菊。接著。紫滄、瑤華同來，不一會，丹翬、曼雲也到。

於是大家呼觴賞菊。采秋道：「聽說秋痕酒令，要人家做破題，今天行個甚麼令？」秋痕笑道：「聯句。」荷生道：「如今秋痕，真要充起家來，不是破題，便是聯句。」丹翬道：「這又何苦呢，快快活活喝酒不好？卻要抓頭挖耳的尋思。」采秋道：「看他出甚麼題，我們想想著，也還有趣。」瑤華道：「我不耐煩幹這個營生。鳳姊姊，采姊姊，我和你發拳吧。」就和丹翬呼起五魁手、七子圖來，將手鐺振動得叮叮咚咚的響。

劍秋道：「發拳的發拳，聯句的聯句，秋痕，你怎不出題？」秋痕道：「我不出題。荷生、癡珠和采姊姊一個人寫一個字，鬥起來是甚麼，便是個題。」荷生道：「這倒新鮮有趣，我先寫吧。」秋痕道：「你不要急，到裏間寫去，等采姊姊、癡珠寫了，檢開來看。」

於是荷生先寫，掛個紙丸，次是癡珠、采秋。秋痕一一展開，荷生是個「眉」字，癡珠是個「畫」字。荷生道：「妙呀，竟有這樣湊巧的好題目！」秋痕拈著采秋一丸道：「且慢歡喜，還有采姊姊一個字，不曉得對不對？」大家急著要看，秋痕展開，是個「山」字。小岑道：「蒲東有個峨眉原。」紫滄道：「四川有峨眉山。」癡珠道：「秦棧還有個畫眉關哩。」采秋道：「這『畫眉山』三字雖沒現成，卻雅得很，聯幾首七絕吧。」丹翬道：「我們不能。」采秋道：「讓你起句好麼？」小岑道：「倩代有罰，這例開了何如？」大家道：「好。」

於是丹翬一面發拳，一面喝杯酒。小岑吟道：

「峨眉山上翠眉橫，」便接道：

「濃綠何年蘸筆成？」秋痕道：「怎的兩句？」荷生道：「這一句是他自己的。」便接道：

「天亦風流似京兆，」采秋搶著吟道：

「一鸞著色有閑情。」

癡珠笑道：「很有趣。第二首我起句吧。」就瞧著劍秋，說道：「你們不通是蛾眉班裏人物麼？」便吟道：

「杜家癡女亦惺惺，」劍秋一笑，接道：

「不把長蛾鬥尹邢。」大家寂然。

采秋笑道：「那個接呢？」曼雲的拳輸了，想一會，吟道：

「誰取唐皇圖一幅，」秋痕便接道：

「年年掌上遠山青。」荷生拍案道：「好句！我喝一鍾酒。」采秋道：「秋痕妹妹真個聰明。」紫滄道：「你們不要聯，我竟得了一首，唸給大家聽吧。」便高吟道：

「自是天公解愛才，美人死尚費培栽。

絳仙秀色瑩娘癖，都付誇娥守護來。」荷生道：「好！」大家也同聲道：「好！」

癡珠道：「我也有四句，湊成四首吧。」便吟道：

「無賴春風筆一枝，此中深淺幾人知？

可憐混沌初開竅，也仿風情號國媿。」荷生笑道：「山膏如豚，厥性好罵，你又挖苦起人來。」癡珠道：「我講的是畫眉，何曾有心罵人？」秋痕道：「你祇講畫眉，把山字全丟了。」癡珠道：「是極！我忘了。」紫滄道：「青出於藍，詩祖宗今天，給人批駁得啞口無言了。」大家一笑。於是大家俱發拳轟飲，晚夕方散。

到得重陽前一日，秋痕又訂了癡珠、荷生、采秋三人小飲。鬪題分韻，每人七律一首。荷生拈個《菊燈》，詩是：

萬菊分行炫眼黃，燈燃猶自佔秋光。

金英冉冉添佳色，寒穗亭亭散古芳。

老圃風微天不夜，疏籬月落焰生香。

內人分得隨花賞，星斗參橫樂未央。癡珠拈個《菊酒》，詩是：  
漫向雲英乞玉漿，一樽菊酒進重陽。  
清原本性休嫌淡，味到無言自有香。  
老圃邀來千里月，芳樽釀出一籬霜。  
白衣花外提壺勸，道是延年益壽方。采秋拈個《菊糕》，詩是：  
鎮日東籬採菊忙，為修韻事到重陽。  
團成粉餌三分白，佔得清秋一味涼。  
這莫餐英同屈子，幾回題字笑劉郎。  
家家筐榼相投遺，祭舌花開許細嘗。秋痕拈個《菊枕》，詩是：  
闌珊菊圃謝幽芳，收拾排將貯錦囊。  
一種芬留黃落後，十分秋佔黑甜鄉。  
遊仙有夢宜高士，連理多情戀晚香。  
點點紅棋紋不滅，夜闌和月上藜床。  
後來，癡珠又做了一篇《菊花賦》。賦云：

昨夜霜華釀小寒，扶持秋色上欄杆。捲簾人比黃花瘦，腸斷西風李易安。昔偕帝女遊，今伴先生隱。梅瓣懶上妝，荷香留剩粉。四壁蟲吟一枕多，連天雁語重陽近。盈盈兮無賴，落落兮有神。涼月沈閣，傲霜絕塵。高還似我，淡如其人。玉宇瓊樓舊約，青娥素女前身。和雨和煙，不衫不履。碧玉樓前，仙韶院裏。穩重同山，輕柔比水。餐秀茹香，迷金醉紙。缸凝夜其不眠，影扶痕而欲起。清樽滿杯酌，插得滿頭多。滿頭勢欲落，落矣奈君何！長笛一聲銀漢潔，可憐往事休重說。年年歲歲此花開，此花開時人淒絕！

其《謝秋心院送菊》詩云：

柳門竹巷鬢飛鴉，翠柏天寒倚暮霞。  
不去牽蘿補茅屋，攜鋤牆角種黃花。  
選得黃花十種鮮，移來茶臼筆床邊。  
遙知天女憐多病，散作維摩一榻禪。

深黃淺白鬥輕盈，別種分栽雅淡名。  
怪底東籬陶處士，一篇為汝賦《閑情》。  
傲霜原不事鉛華，更與卿卿晚節誇。  
不學四娘家萬朵，秋來吹折滿溪花。

因將兩塊青花石，一鑄賦，一鑄詩，嵌在月亮門左側。

重陽日，荷生是明經略請在彤雲閣，登高去了。卻說李夫人，自見秋痕之後，十分歡喜。是日重陽，秋痕也送了李夫人十盆菊。李夫人便買一大簍螃蟹，請癡珠、秋痕小飲，夫人和秋痕對局下棋。

癡珠看天色尚早，獨向呂仙閣而來。見萬井炊煙，遊人如蟻，傷孤客之飄零，念佳時之難再。因吟杜甫《九日》詩中「弟妹蕭條各何往，干戈衰謝兩相催」之句，不勝惘然。接著又吟道：「天下尚未寧，健兒勝腐儒。飄飄風塵際，何地置老夫！」又吟道：「將帥蒙思澤，兵戈有歲年。至今勞聖主，何以報皇天！」

獨吟無賴，靠晚方到縣前街。平日愛吃螃蟹，今日肚子正飢，吃了四五樣菜，即上螃蟹，又未免多吃些。接著又是一盤油□的菊花葉。癡珠混吃了這一陣，肚子覺得不好起來。向秋痕要個豆腐吃下，也不見好。李夫人備下薄荷露茶，癡珠喝些。不上二更，便偕秋痕坐車回來秋心院。

這一夜，秋痕不脫衣服，殷勤扶持。不想癡珠大瀉兩次，病就好了。秋痕次日，卻大病起來，始祇寒熱往來，頭暈不起。自九月起，到了十月，竟然臉色漸黃，肌膚日減，愈病愈恨。每向癡珠流淚道：「孽由自作，悔無可追！」

癡珠百幾勸解，總不懂得秋痕是何苦楚。祇覺李家禮貌，都不似從前，為著秋痕臥病，就也不說。祇午間來與秋痕清談，二更天便走了。

一日飯後，西風片片吹，雨敲窗紙。但聽槐葉聲在庭砌下，如千斛蟹湯湍沸，愁懷旅緒，一往而深。

忽李夫人差人送來謾如信件，並有一封係致荷生的。信中備述采石磯勝仗及兩次用兵機謀。癡珠喜道：「謾如是個將材。祇是這樣大捷，怎的邸抄還不見哩？」瞧完了信，便隨手作一束帖，將謾如致荷生的一份信件，叫穆升送去大營。

一會，穆升回來，呈上荷生回東並西安的信一大封。癡珠將荷生回東拆開後，就將漱玉總封拆開，內是秦中諸友覆書。隨將漱玉的緘十餘頁先行展開，道：

癡珠徵君執事：夏初行節，歸自成都，適弟有城南之役。讀留示手札並詩，知望雲在念，垂翼於飛，良用無然！中秋既望，從留世兄處得七月初二來書，甫悉玉體違和，留滯途次。南邊兵燹，誰實為之？而令吾兄故里為墟，侍姬抗節！所幸陔蘭池草以及珍髻掌珠，均獲完善，則遠當亦強自慰藉。人生非金石，愁城豈長生之國哉！總要吃力保此身在，其餘則有天焉。

萬庶常賜書，深怪吾兄龍性難馴，鋒芒太露。又以人才難得，囑弟為作曹邱。嗟夫！庶常失辭矣。昔宋歐陽水叔有言：醫者之於人，必推其病之所自來，而治其受病之處。病之中人，乘乎氣虛而入焉。則善醫者不攻其疾，而務養其氣。氣實則病去，此自然之效也。今天下□然無復人氣，然則治其受患之處而與之更始奈何？曰培元氣而已。

自勢利中於人心，士大夫不知廉恥為何事。以迎合為才能，以恬嬉為安靜，以貪暴濟其傾邪之慾，以賄賂固其攘奪之謀。坐此官橫而民無所訴，民怨而上不獲聞。俾陰鷲險狠之徒，得以煽惑愚氓，揭竿而起。嗚呼！四郊多壘，此士之後也。宜何如各出心肝，以消國恥？而人心叵測，其鈍者驚疑狂顧，望風如鳥獸散。其黠者方且借兵餉開銷，飽充囊橐，假軍功虛報，冒濫梯榮，而天下之氣靡然漸滅。嗚呼！亦知天下之氣，則何以靡然漸滅哉？

古之君子，學足於己，足不出戶，中外重之。是故道重勢輕，囂囂然以匹夫之卑與君相抗。降及後世，士各以所長取合當世，所求不過衣食而已。為之上者，習知士之可以類致也，知名之可以牢籠天下，利之可以奔走天下也。於是徐示以抑揚，陰用其予奪，要使天下知吾意之所向而止。不取其定命之宏猷，而徒取其浮華之文藻。不動以立身之大節，而但動以僥倖之浮名。其幸而得者，率皆奔竟之徒。迎合意旨，無有齟齬，恬嬉遷就，無事激昂。是妾婦之道也，是臧獲之才也。

嗟夫！士君子服習孔孟，出處進退，其關係世道輕重何如也？而乃以議妾婦者議之，馭臧獲者馭之。則宜其所得者，多寡廉鮮恥、阿諛順意，大半皆妾婦臧獲之流。而魁梧磊落之士，倔強不少挫者，遂困於橫鬱，而苦於奮厲之無門。風氣安得不日靡，人心安得不思亂，而其禍寧有廖與？

夫天下如此其滔滔也，有人焉，蹇蹇諤諤，不隨俗相俯仰，欲為國家延此垂盡之氣。此何等胸次，何等魄力！國手者出，就此一線，厚以養之。血脈流通，膚革充盈，蹶然興矣。庶常翔步雲衢，習見人集於苑。而吾兄獨集於枯，遂竊非之，此自篤念故人之意。第憶先太傅，嘗以吾兄及庶常為吾家旗鼓，豈料其出見紛華而悅。以四十餘歲老庶常，有何勘不破，而亦人云亦云如此，天下事尚可問乎？

尤可笑者，囑弟為作曹邱。弟苦守這園，足跡不出戶外，與當世赫赫奕奕操耜柄者不通音問，何從說項？以從者學貫古今，庶常從朝官後，不修孔融之表。而致曹操之書，豈將以弟為黃祖耶！軍興以來，白面書生心不辨菽麥，目不識之無。依草附木，雲蒸龍變。弟雖不肖，猶羞稱之。癡人說夢，迷離倘恍，其有劉道民之際遇乎？究竟所處，不過記室參軍。天下之亂亟矣，與其依人作計，成不歸功，敗且至於歸咎。何如攜妓東山，素為名士，實亦不愧名臣也。

西北苦寒，太行尤甚。山中有立志者，則肌膚實而心地堅樸。視輕挑便利者，不啻霄壤。他日出而醫國，此皆籠中物也，願君留意焉。若航海南歸，此大失策。東越僻在海隅，與中原消息隔不相聞，縱有三顧之玄德公，其如草廬寫遠何也！若為定省計，則棣鄂眾多；若為旨甘計，則田園已蕪。丈夫子盱衡當世事，努力道義，以報君親，窮達命也。

娟娘大有仙意，聞諸道路，鴻飛冥冥，南朝普陀，西禮峨眉，或者五臺亦將有東來紫氣乎？是未可知。弟頑鈍如恆，內人於舊臘得一男，近已牙牙學語，晚景祇此差堪告慰。

時事方艱，身家多故。保此身在，國家之元氣雖斷未斷，乾坤之正氣雖亡不亡。言不盡意，而詞已蕪，伏維垂鑒！

閱畢，說道：「良友多情，為我負氣，祇是我呢？」就歎口氣，將書放下。復將眾人的信一一看過，摺在一邊。再將漱玉的書沉吟一會。

初寒天氣，急景催人，已是晚夕，就不去秋心院了。豈料是夜院裏，竟鬧起一場大風波來！正是：

賞菊持螯，秋光正好。

屬國書來，觸起煩惱！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